纯剧情，无任何瑟瑟内容。. B1 R\* j) {' `/ z7 h" A- s, F0 a  
  
, y  N6 e) I2 U  
一个月后。  
  
今天是公爵从上京回来的日子，同时也是对威廉改造手术大考的日子，这招以假乱真到底能不能骗过这个保守丧女之痛的可怜男人，就看今天了。$ f4 B2 K. M; r  
' t  q9 C- z6 V0 ^$ ]: v. R, l; d  
乔治公爵今天心情阴晴不定，尤其是在得到威廉找到丽安娜的消息之后，或许是失而复得之后的狂喜，亦或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不过从公爵回到沪埠后第一时间就赶到医疗室的状态来看，想来他心里定然是十分激动的。只不过当公爵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威廉没有能从公爵的脸色上读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8 N/ J2 L& I9 u9 z; r  
  
「丽安娜的身体怎么样了？怎么严重到需要使用恒温培养仓了？不过也好，只要能保住她的命，这些都是值得的。」乔治公爵立在一旁，透过模糊的镜面，依稀能看到培养仓里面的人形模样。9 @" U& c5 {' F4 M7 h  
3 i# Z# m5 z/ l+ I5 X  
威廉还想说点什么，只不过被乔治公爵抬手拦住。公爵呆呆的立在培养仓边，不知何时已老泪纵横，口中呢喃：「哦，丽安娜，我亲爱的丽安娜。」\* p3 M8 \. [- m" |- e8 M3 Q  
  
威廉悄悄的退了出去，长舒一口大气，看来，第一关是过去了，至少乔治公爵没有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在他先入为主的观念下，或许可以瞒天过海。  
# p4 y, D; k/ t! j+ q  
乔治足足在培养仓前呆立了两三个小时之久，即便透过仓盖，只能看到里面模糊的人形。  
4 |3 G7 Z( C$ b" u! s1 T+ I  
夜深了，乔治公爵依旧不发一语，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回了寝室。昏黄的灯光下，乔治公爵颤颤巍巍，几乎站立不住，单手扶额，在窗台边缓和了许久。\* X\* T' V$ X. h5 u/ w  
& N( Z" w4 k" i. l1 m  
这才半蹲下去，从怀里取出一文件来，上面赫然写着：「讣告。」第二页是一张丽安娜的黑白照片，公爵深情的在黑白照片上温柔的抚摸着。4 y$ b8 j' h; \_2 [" r\* r" V  
  
手指蜷缩松开，再蜷缩松开，最终下定了决心，将这份文件锁进了墙角的保险柜，转动密码，保险柜锁上。  
7 L0 y& [  P6 d4 A/ K2 D/ X\* c  
公爵之所以离开这么长时间，正是因为忧心自己的女儿，故而专门到上京走了一趟，目的便是利用自己撒克逊公爵的身份表态。上京方虽然同情这位老者的遭遇，对于现实上京方也是无可奈何，现在那份讣告便是丽安娜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明了。  
- k7 i8 ]1 ]& z$ k$ t, m, a  
问题在于，为什么威廉变戏法似的又变出一个丽安娜出来？威廉是和丽安娜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要多次的蒙骗公爵？这小子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难道说为了莫恩岛，威廉决定铤而走险不成？对此，乔治公爵决定暂不点破，静观其变。6 d\* o9 G\* N6 O+ w. f8 N- F& l1 n  
  
锁上保险柜，乔治公爵缓缓起身，就在站起身的那么一霎那，只觉得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的征兆。公爵今年五十有六，按古话说已快到耳顺之年，身体有些毛病也是难免。  
0 R& |. Y9 U% l/ n3 q  
恍惚之间，公爵想了很多，离开房间，转而来到一处礼拜堂一般的地方。礼拜堂坐西朝东，装饰简朴，入门只有左右两排三列，最多可容纳十二人的长椅。墙壁上没有过多的装饰，设计最为精巧的或许就是屋顶的琉璃天窗了，此时月光落下，正照射到讲经台后方的油画上。再看油画，一位身着华丽盔甲的女骑士正色端坐在王座上，在月光的映照之下，油画上的骑士栩栩如生，慈爱，公正，怜悯，肃穆等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 W; `' e# i! ?' O  
  
礼拜堂里没有点灯，昏暗无比，唯有油画在月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浑似圣光耀世。公爵来到讲经台下，一脸落寞的面朝油画半跪，单手在胸前连画十字，口中更是念念有词：「Almighty lord, Lance the Great One. Your humble follower is begging for your forgiveness here. May justice and strength be with you.（全知全能的主，伟大的兰斯啊。您谦卑追随者在此恳求您的宽恕。愿公正和力量与你同在。）」  
  
如是默念数遍，公爵这才虔诚的起身：「全知全能的主啊，万万不能让莫恩岛毁在我的手里，兰斯大公，请饶恕我的无能，赋予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为行文方便，后续对话我会尽量使用中文，特别重要的桥段会单独用英文列出。（其实设定里这帮人会讲中文的，而且是地道的古汉语，具体为什么，你们猜）\*  
  
这时，一个男人慢慢的从告解室里走了过来，此人身着灰色祭袍，面孔深深的隐藏在罩帽之下。他没有理会台下的公爵，自顾自的走上了讲经台，将油画下的烛火换过，而后对着油画垂首，呢喃祈祷不已。) M( ~' p' \_2 v# c, b- ^  
  
看到男人出现，公爵没有丝毫慌张的意思，转身到台下的长椅上坐下，双手合拳，默默的祈祷着。此时的公爵反而安心下来，既然台上这人一反常态的出现在这里，那么定然不会出什么乱子了。3 o4 R! P' e% w  
  
「Mother Lance，may your holy light lead us ahead,Amen. （母神兰斯，愿您的神光指引我等前行，阿门。）」讲经台的男人终于祈祷完毕，无比虔诚的垂首后退，直到退到公爵身侧，这才结束了他的祈祷。$ \( Y9 U0 M& c: x, [# x  
- e+ {( Y% ]8 G/ U+ q\* }# ~/ V  
「埃里克，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Eric，glad you are here）」公爵低声问好。  d6 z. s) ^% Z& M! b; A2 L2 N  
  
「乃是母神兰斯指引我来到此地，何喜之有？」怎料埃里克是个神棍，对公爵的示好没有任何表示，甚至隐有责备之意。  
  
「难道说？」公爵的呼吸粗重了起来。2 u: X9 T5 ]" j% P  
  
「正是。」埃里克肯度了公爵的猜想：「母神兰斯指引我前进的道路。（Mother Lance lead my path）」" s# @$ G/ T( N  
  
「三年之前，我在暗室祈祷，忽然之间，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到东方去，所以，我来了。」埃里克那无比虔信的语气，着实令人迷惑。（此处根据设定，就是林立在凤凰山得到玉牌的时候）& S( S7 A' U/ z3 F3 F! W  
: h3 @- ~\* x' i1 A  
「三年？怎么需要如此之久？」公爵轻笑，可是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你不会是一路祈祷着走过来的吧？」" j" D+ R, i% s3 I; b  
  
「母神兰斯在上，吾永远侍奉您。（For Mother Lance, I shall serve。）」埃里克竟然没有否认：「沿着母神兰斯东行之路，最终来到了这里，此生能重走朝圣之路，乃吾之荣幸。」淡淡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忽而埃里克的语气高昂起来，充满了狂热癫狂的意味：「世事蹉跎千百载，母神兰斯终于降下神谕，此乃吾辈之幸，莫恩岛之幸。」  
% b4 E. U( T; H# u  
「愿母神兰斯指引您虔诚的信徒，给予迷途的羔羊前进的方向。」乔治公爵说明了威廉以及丽安娜的事情，随后单膝跪下，虔诚的亲吻着埃里克的蓝宝石戒指。  
' x8 K. X" [& R. y  D% G  
「当然，母神兰斯永远护佑她虔信的子嗣。」埃里克颔首，指向月光下的油画，就在乔治公爵抬头的瞬间，在光影的作用下，画里的兰斯大公似乎活了过来，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9 l3 ~) b( ?4 f3 S( y7 c  
4 [. v2 V$ ]1 a2 O6 U6 q2 c5 }  
月光如水，两人在礼拜堂里谈到很晚。% F' v. K4 P1 \_  
\* j  h& Q/ t4 a7 N+ Z4 z  
---  
' k/ H) `9 m4 s$ c+ U( F" r8 A: B  
金陵，宋家小院后山。  
  
又是一个夜晚，埃里克独身一人行走在山路上，他永远是那套灰色长袍，面孔隐藏在兜帽之下，此时的他拄着一根在人高的木杖，一步一顿首，便是最为虔诚的苦修士在他面前也要败下阵来。  
, N9 L' z7 p: F$ f4 ]  }6 f$ L' z  
终于，埃里克在停住了。在他面前的是一间石制的小小庙堂，牌匾上写着定慧堂三字。  
& Y! j7 u$ l0 M9 O  
惶惶撒克逊苦修士，不进教堂来佛堂，当真古怪。可若是再加上这佛堂前面有一粗布麻衣做道家装扮的道姑正在月下诵经调息，来到此地的撒克逊苦修似乎又显得不那么古怪了。. {" p8 Y% C3 S! d( S/ F1 \_: W# R  
6 Z( r+ J- u5 S. r2 s  
埃里克拄着木杖，口中念念有词：「母神兰斯啊，根据您的指引，我终于来到此地，请展示您的神迹吧。」说罢，双手张开，对着明月作拥抱状。: C: L" }9 z: I5 g% b  
  s, p; D' N, {+ r9 j  
「聒噪。」正在调息打坐的自然就是程诗祎了，她当初与宋文冕一同下山，却又不喜俗世之纷扰，在得知了宋家后山有一得道高人之后，便在此地住了下来，非重要事件绝不下山。不想避世的静修还是受了外人侵扰，故而言语不善。. ~! u( V8 t0 T  P+ H  
; }% O7 O5 @\* L$ }4 i2 e' Z7 q  
「无妨，故人来访，请进来吧，贫尼在此地已恭候许久了。」小庙内传出邀请。  
  
---9 B8 @; H0 @( z# l& x  
  
转眼一个月之期已到，本该今天被放出来的我，临时却出了些问题。问题不是出在培养仓上，而是来自外部。2 ]; v+ Y: @: v  
  
当时威廉正在办公室和沈星宇商谈下一步计划，不料房门却被粗暴的推开，威廉大怒：「搞什么？不是吩咐了没有哦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来么？」# ~3 K+ E$ f, b2 n  
; f. z( v3 r% R- G  
「安静，这里是国安二十一局，威廉李顿，你已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现按照我国法律，请配合我们作进一步调查。」外面呼啦啦的涌进来十五六人，小小的办公室立刻被围的水泄不通，为首的那人昂首阔步，一脸不屑的来到威廉面前。  
  
沈星宇此时早就哑了火，他可不是威廉那般的外宾，土生土长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惹上国家级的麻烦，站起身来，点头哈腰的对着领头的说：「大哥，领导，警官，我是暹罗华侨，只是在这里和这位威廉先生谈的生意，这里没我的事吧？」& L; m' |% a1 r  
  
「哼。」领头的冷哼一声：「有没有关系，调查之后才能知道。带走。」  
  
说罢，竟是完全没有让威廉说上一句话，同行人直接两把银手镯送上，反扣双手，推推搡搡的去了。  
  
「什么情况？你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了？你莫恩岛什么时候开始接这种大活了？」沈星宇和威廉被锁在特种车的后头，小小的铁丝网将二人锁在里面，自由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 F  g# D! a. a  m  
, M: {) c' v4 |. Z- @" [6 C0 ^  
威廉此时已经完全懵了，思绪万千，怎么也想不通国安的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而且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二十一局：「国安不是只有十八个局子吗？这个二十一局是做什么的？」威廉疑惑的自言自语。: ~4 w8 N\* C" |! ~  M7 S; u  
  
「卧槽，你他妈好好做生意不好吗？国安多少堂口都知道，说你不是间谍我都不信。」沈星宇骂骂咧咧，不过看到车外的工作人员走进，声音不免低了下来：「威廉，你他妈可得悠着点，我可不想和你趟这趟浑水，特么可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 n\* n  a$ K6 t2 |  
「闭嘴。」威廉看到那群国安从大楼里把装着我的培养仓拖了出来，越发愤怒。  
6 V! p" n) g+ j8 W+ n  
「。。。他妈的，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纠结那位的事情，不是，您调查过这位备品的背景吗？」沈星宇明白了过来，想来国安突然出现这件事情绝对和「林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了：「完了，完了，完了，早知道不参活你这破事了，现在好了，莫恩岛我是不敢想了，恐怕暹罗都回不去了，自求多福吧。」. I! C, c7 N# `5 k, t- M" s& |  
; k. F7 ~+ N3 ?6 Y. @6 I  
「如果是人的问题倒好办，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一个普通人而已，交点保释金就好了。」 威廉自信的说着：「天下没有钱不能解决的事情。」: h- X. o9 z& ?/ d5 A5 I$ V  
  
「大哥，您是真傻还是假傻？撒克逊是撒克逊，这里是这里。」沈星宇气不打一处来，白了他一眼，心想事已至此，还是考虑怎么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为妙，至于这个自信的傻子，就让他用钱去解决问题吧。. w" `$ u8 |' I% i( j) p- G% K  
  
可怜的乔治老公爵此时也赶了过来，对着国安点头哈腰，可惜事与愿违，国安依旧在cddream大楼上贴上了封条，所有客户患者保安护士医生尽数被聚集起来，偌大的广场上乱糟糟的。1 @  K9 `+ [# F, V  
  
汽车发动了，远远的，乔治公爵抬起了拐棍，遥遥指向了威廉这边，眼神里满是怒火。  
  
载着威廉的汽车一路向南，一路畅通无阻的驶进了金陵城南国际机场，在那里，一架专用飞机一早就整备完毕，威廉两人被粗暴的戴上黑布头套，而后被塞了进去。  
  
上京，西郊，是夜。( @4 |6 [! |( T0 ~2 i; I  
  
蒙头的黑布被粗暴的扯了下来，陡然获得了光明，这让威廉好不适应，只不过这个光明显得那么的刺眼，原因无他，一盏功率极高的白炽灯直直的射像威廉的双眼，这对养尊处优的他来讲是何其的屈辱。0 a! |  u- }# m) \" Z  
  
「 This is nonsense, i need a lawer.（这太荒谬了，我要见我的律师。」威廉茗着眼睛，大喊大叫。' B" S! K$ x5 Y9 W8 \6 E  
9 H\* X" P' n0 l( m5 M/ A  
在强光的照射下，威廉根本看不清对面到底是谁，有几个人，只能大声叫嚷。  
  
怎料对面不疾不徐的，只是安静的坐着，甚至连安抚他，让他安静下来的心思都没有。  
  
如是这般僵持了许久，在威廉喊累了的时候，对面甚至贴心的送上了一杯水，单手比个「请」的手势，然后继续回到暗处坐下。  
! q/ v; z2 l( R; U& R( m; D  
「You are trampling on my dignity. （你们在践踏我的尊严）」威廉终于略微安静下来，低声说着。  
  
「哦？尊严？傲慢的蛮子。」对面的人终于说话了，而且是一个稍显老态的女声：「顺带一提，那个什么？沈什么来着？」女声迟钝了一下。  
  
另一个男声开口了，低声提醒道：「沈星宇。」9 w0 Z\* R8 `# w7 O) s$ m  
( k  g3 c2 \9 X% x6 t  
「对，沈星宇已经招了，你的时间不多了。」女声说完，房间里就安静了下去。  
  
「招？招什么？我是撒克逊国籍，不归你们国安管，我要见我的律师。」威廉依旧嘴臭。  
  
黑暗中，对面两人的嘴角似乎不约而同的微微上翘，而后，继续不发一言，甚或，其中一人已经开始收拾整理桌面上的纸笔了。一边收拾，还一边不耐烦的看看腕表。  
; e/ k) U5 R2 S( L% R4 P  
五分钟过去，男人遗憾的说道：「威廉先生，你太让我们失望了。」说罢，起身开门，女子率先出门，男子也跟着去了。随着轻轻的关门声，房间里的威廉彻底慌了，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这两人似乎忘记了关灯，现在那盏刺眼的白炽灯还照着他呢，老旧的灯泡刺眼且滚烫，薄薄的眼皮又岂能遮挡住那种强光。  o: }6 g3 V" B, B5 [  
  
傲慢的威廉先生难受无比。# b% |- M1 b/ @- P$ `" z; L  
6 f7 k% D3 y) r' v+ H& I% X2 `  
「这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威廉叫嚷着，可惜现在再没有人来回应他半句了。  
8 @( w7 ^. @1 z: t  
反观沈星宇，他就机灵的多，没等国安开口，他就把威廉卖了个通透，问什么答什么，没有丝毫犹豫。不过字里行间，他悄咪咪的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而不是合作者的形象，以期能减少对自己的处罚。" f' t$ S- \% G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沈先生。」国安的人看他这么光棍，这完全出乎意料，也没有多话，直接把他送到了安全房里休息去也。) E- X+ n# @5 Z8 Z0 f  
  
威廉沈星宇被抓的消息，瞬间就传了出去，威廉自不必说，被抓的时候乔治公爵就在现场，立马吩咐人手过来探讨不提。  
  A2 ?8 S$ H, `& v9 J. F  
但说沈星宇这边，他靠着厚脸皮刚与韩美娟新婚不久，哪曾想就出了这样的岔子。韩美娟又是宋策之的胞弟，虽说由于某些原因改名换姓不假，可是这骨肉亲情还在，更别提她还在宋晓雯的事情上帮了宋策之一个大忙。" e( P5 k' H4 I$ R9 k' p  
  
当国安的通知她沈星宇被拘到上京，韩美娟只觉得天都要塌了，好在她还不算蠢笨无脑，短暂的混乱之后，立刻就想到了宋家人。2 f) r1 \_1 R7 V: q. [) Z! |  
! `/ F+ P& ~$ Z  
「大哥，我实在无能，都这么大年岁了还要求您帮忙。」韩美娟强打精神，拨通了宋策之的电话：「求求您，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沈星宇给嫂子动手术的份上，帮上一帮。星宇，星宇他，他被国安抓了。」& S. Z. b0 }4 e9 d1 B\* y  
! J! P; A+ S1 H- J& P  
「胡说，他怎么的惹上国安了？」宋策之大怒：「不急，你先冷静一下，把事情和我说清楚，我才好托人去活动。」8 Z% ]; f1 w1 H5 }+ d, K  
  
宝岛蒋先生也未曾闲着，捋着大胖橘猫，忧心忡忡的呢喃着：「陈美霞啊陈美霞，你这么一搞，只怕日后要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好心办坏事之典范。」随后又想通了什么，心情大好：「蒋家复兴，当自我始。哈哈哈哈。」8 l, W1 \" ?: k5 s  
  
「帮我接张然，或许，我可以把水再搅浑一点。」. I2 t( g$ i1 Q: e! \; a' n5 x  
  
「是。」  
  
今天的金陵警务厅格外严肃，原因无他，平日里不怎么露面的副市长，三个月内，两次三番前来指导工作，再加上原来的大队长深陷毒品案保护伞风波，撒克逊外籍女子失踪的案子半年多了还没有破，上京的钦差有点不破此案誓不回京的意思，前几个月还闹出了副市长老宅子里抓毒贩的乌龙，种种事情叠加起来，这不免让警局里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会议室里，林远为沉默不语，局长强打精神在上首汇报，看着副市长皮笑肉不笑，还不停的和秘书说些什么，几乎达到了局长汇报一句，副市长秘书就要点头记录一句的程度。这可了不得了，说局长不慌那是装的，汇报期间，眼神不住往钦差江斌国那边打量，满是求助之意。  
2 g9 w: P# z: N1 F6 ]" z  
「好，下面请代理大队长梅开诚同志来汇报。」局长终于讲完了，趁着喝水的功夫偷偷抹了一把额头的细密汗珠。  `6 ?6 M& ^6 X; x  
+ M0 C+ g: |3 q! o; x% ^1 Z6 S  
「等等，我有几个问题第一，那个撒克逊女子失踪案，到底有结果没有？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结果，而不是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汇报。」林远为说话极为紧迫，一边说，一边拿笔在桌面轻敲，声音虽小，可是却一声一声的敲在了在场人员心底最为惶恐的位置。  
  
「第二，那个林立，到底什么情况？他到底和撒克逊女人失踪的案子有没有关系？还有，他最近是不是又失踪了？恩？你们都是做什么吃的？怎么三天两头的有失踪案？」林远为的话语掷地有声。+ j5 F\* s/ L3 C$ i  l  
" v- \+ k: N4 V! P/ Y  X' }7 j  
这边局长刚要回答，怎料林远为的第三个问题又抛了出来：「第三，国安下来抓人了知道吗？那可是国安！想不到，我金陵左近还有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或者组织存在？你们做的好啊，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 }4 `# b+ s7 O4 e0 `/ o; R- |/ [  
  
「林副市长，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有些欲加之罪？沪埠的事情，和金陵有什么关系？」局长被这连环三连问直接问到哑火，一时半会哪里能想到对策，说话都开始有失水准。% J  V( y\* B% e, S. v# b3 h  
  
「国安这次是不是心急了些？」江斌国坐在下首，心事重重：「怕不是那个姓林的小子有什么变故。」  
  
上京，国安二十一局! z$ g7 a9 w; i2 x# U/ L; C- A  
  
陈美霞刚刚完成了对威廉的审讯，虽然对威廉恼怒不已，不过为了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东西，只能暂且退却，这是审讯的常用手段了。& P\* S5 z/ d% ^( x  
  
此时的陈美霞眼中泛泪，痴痴的立在装着我的培养仓前，深情的抚摸着半透明的仓盖，满含柔情的呢喃着：「立立，你再忍一忍，妈妈很快就可以救你出来了。呜呜呜~千错万错，都是妈妈的错。」  
  G5 I& ?) S5 L, F% \0 Q% \  
「陈局，节哀。」助理贴心的为其披上一件大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既然人已经到了这里，决计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的。」  
! y4 U. ~9 a3 [6 \_2 F$ c  
「莫恩岛。。。」陈美霞喃喃着，眼神里一反平素的慈爱平和，反生出一股狠辣决绝之意。  
  
「是，恩，是，知道了，继续监视。」助理接了一通电话，而后低声汇报道：「陈局，金陵宋家，沪埠莫恩岛，宝岛将菱菲，都或多或少有所动作了。」# \_1 ^  ~' X) P3 G  
  
「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其他的呢？」陈美霞眉头一皱，发觉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  
/ U# ?% L! Z, o\* k" D0 ^  
「其他的，是指那件事情吗？」助理支支吾吾的。  
  
「说。」陈美霞一个瞪眼。( q0 m+ w+ Z0 I/ t! y; T  
/ \_% F- ?7 \_6 Q6 k: L\* y$ E  
「那件事情涉及到暹罗的贩毒集团，扶桑的高川木下家族，以及，以及孔家的泰山证券。 」助理说到最后，声音已经低不可闻。( \_% K  B\* x( ~8 r8 R  
& d, w; L\* i0 x; [  
「哼，大可不必顾虑我的面子，那四家吃一样的饭，放一样的屁，单单陈家的广鑫矿业没有参与？在我面前耍这种小聪明大可不必。」陈美霞自嘲般的说着，更是苦涩一笑。8 Y- K: f- v& j  
\* C, {% \_1 ]2 N) J4 M  
「另外，我们还查到，金陵副市长在这中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助理看陈美霞依旧死死的盯着他，只能说出了最为炸裂的情报：「不，我们怀疑他才是在中间牵线搭桥的主要人物，这甚至是比保护伞更加恶劣的情况了，他是主谋。」  
  
「薇薇。」陈美霞痛苦的扶住额头，就连说话都开始颤抖起来：「好了，这些情况我都明白了，先不要伸张，等拿到确实的证据之后再做决定。」$ A8 O! z/ H. c# g, @# [4 U  
; d) T& [4 S( V& m2 ]; A  
「明白。房间里那小子怎么处置？」助理见陈美霞低落，只能转移话题。+ N& J1 j# V: P' ~+ C  
8 z- t8 P1 x' K" h6 [: ~& W  
「先熬上一熬，看看那几路人有什么反应再说。」陈美霞深情的看着躺着的我，心思却不知飘到哪里去了。6 g9 U' i\* s# p! {  
6 V2 u0 u\* ~1 E2 ^/ J\* R  
沪埠，Cddream 总部3 Q  d' n2 ~3 W& P  
  
乔治公爵房间的灯火彻夜亮着，卡罗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眼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正是夜间至暗至静之时。卡罗琳慢慢上楼，却见另外一人已在门外候着了。4 U\* |8 |+ q) A' `5 s6 e  
  
「哦，亚瑟，你也在这里，我还当你是一个冷血动物呢。」卡罗琳抛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媚眼。  
+ b: Y5 b# C( b' U  T6 V  
「。。。」亚瑟未曾理会，依旧双手插兜，如一尊石雕一般冷冰冰的站着，稳稳护住了公爵房间大门。  
  
「任何人都不许进。」卡罗琳色诱未果，甩个白眼，上来就要敲门，亚瑟低声制止了她，一瞬间，眼神里闪出一丝杀意。按说以亚瑟的性格倒也不必再多作解释，不过看在来者是卡罗琳的面子上，这才补充一句：「公爵吩咐过。」" s' h; V6 s) g; z. i5 L  
1 x\* v9 X7 M3 ]& a  
「哼，不许进就不许进，蠢笨的石头。」卡罗琳与他相识许久，自然了解亚瑟的性格，也不气恼，娇嗔一声，不是埋怨，倒似俏妇调情。说罢，从怀里取出那枚玉牌，牵住金链，滴溜溜的在之间转圈。  
  
「外面是谁？怎么如此吵闹。」屋内传来公爵疲惫的吩咐。7 G' r0 J' B2 [8 a# r7 O  
  
听了公爵问话，亚瑟正要推门，忽而眼角一颤，一旁阴暗角落那块阴影在灯光没有动荡的情况下似乎颤动了一丝：「谁在那里！」亚瑟大吼，似一只猛虎一般向那团阴影冲去，卡罗琳警惕性比亚瑟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亚瑟的刚猛不同，她如一只敏捷的猎豹，身形一闪，竟后发先至，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枚石子，直接冲阴影处掷了过去。  
  
二人一前一后，成包夹之势，阴影中果然有情况，只见一精瘦汉子全身黑衣，就连面孔都匿在黑巾之后，一双乌黑的眸子精光闪烁。( p  w# G" ?  w4 q5 A  
\* E. B1 w9 j1 a! b0 k  
「岂可修，果然有几分本事。」黑衣人便是在扶桑久负盛名的高川剑是也，他一路追踪玉牌至此，自从林立出事之后，他便一直在暗处潜伏，一来护人，二来护物，怎料威廉直接将人关进了培养仓，想让他直接把培养仓扛走自然是不成了。直到后来国安来人，直接连人带物全数带走，高川剑思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继续追踪，专注到属于林立的那枚玉牌之上。! G5 S; x5 N9 I  
  
毕竟那枚玉牌关系到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些关系到高川和木下两个家族孰高孰低的问题。现在玉牌出现在了卡罗琳的手上，高川剑便在一直暗处躲藏，伺机窃夺。: g# u  w\* I! p1 `7 g0 g$ G- i& d  
  
「住手。」三人剑拔弩张之时，乔治公爵推门而出，大声喝止了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国安的人刚走，前事未决，你们还要再惹祸事不成，这里不是莫恩岛！」  
  
亚瑟卡罗琳两人遭了训斥，警戒着慢步后退，不过依旧对高川剑高度戒备，若是此人稍有不对劲，必然会合而击之。2 Z4 B( c\* B\* |9 |+ J; \0 ^- f  
  
这边高川剑的表现则正经的多了：「您刚刚提到了莫恩岛？」高川剑弯腰鞠躬，无比尊敬的发问。& ?. |8 p\* L: r  v  
  
「？」公爵等人满脸疑惑。  
  
「请问，您知道莫恩岛的一位古人，称作兰斯，哦，兰斯大公。」情急之下，高川剑尊敬的发问，宛似抓住了救命稻草，压抑住了心底的激动，面罩里露出的一双黑目满是希冀之色。  
2 r4 |4 f/ v6 ], N\* D  
「闭嘴，母神兰斯在上，你这外人岂能直呼上神名讳。公爵，请允许我诛杀此贼，誓捍母神威名。」卡罗琳怒不可遏，作势就要动手。  
  
亚瑟虽未发言，不过西装下膨胀的肌肉已说明了一切。  p# k7 d# H# @4 n  h! h( A& D  
  
「渔舟夜泊寒江水。」乔治公爵突兀的来了这么一句。" ]8 ?) j1 e. ^& [8 \_: [6 f  
. Y2 S8 |8 D3 y3 A8 O  
「啊？果然如此。」高川剑兴奋莫名，激动的接住了下句：「璧人倚阙奏玉笛？」说罢，愈发恭敬的屈身。  
" F6 X5 F4 [( e; z' X  W; q  
乔治公爵眉眼一抬，显是被眼前人的切口惊到，侧身向屋内抬手作邀请状：「请。」高川剑立马跟上，留下亚瑟卡罗琳两人面面相觑。  
# [4 u7 t- b6 k7 v  
乔治公爵和高川剑在房间里并没有交谈多长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人就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对着百无聊赖的卡罗琳单手前伸：「拿出来罢。」  
: i+ E8 A' d; R- Z2 s+ |! I  
两人四目相对，信息的交流几乎瞬息之间就完成了：「给你。」卡罗琳落败，递出了一早就准备好的玉牌。. \0 T1 o1 O1 M7 Z# k  
' E- T1 ~) r& e; {  
「国安的单单与我作对，莫不是为了这块牌子？」公爵负手而立，拇指无意识的在玉牌表面摩梭，又想到不对：「这块玉牌，莫不是那个人的？」  
  
「公爵，您都知道了？」卡罗琳花容失色，毕竟威廉的所作所为她也有份。7 }: C+ c( W8 Y1 l\* F  
  
「回去吧，我再思量思量，都回去吧。」乔治公爵摆手遣散两人，初来此地之时，何等的意气奋发，怎料不过半年时间，丽安娜的事情没解决，现在就连养子威廉也折了进去，想到这些，公爵似乎苍老了十多岁。看公爵步态佝偻，卡罗琳一阵心伤。3 @9 N) @% Q) |- P# T  E2 t9 m  
" J, r, [7 l; L7 [! r- l\* \  
---+ M5 s( C% L7 i  g- g' k\* ?  
  
二十一局地处偏僻，平素与其他部门少有来往，门可罗雀，若不是挂着国安二十一局的牌匾，只怕无人会发现上京城郊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国级部门。与其他国级部门办公常场所的庄严大气不同，这里的小小的门楣甚至可以称作寒酸，最高的建筑不过一栋三层小楼，另有几栋平房，款型都是三十年前的风格，说有个大大的院子吧，倒似被闲人当成了自家菜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那块历经了风雨的斑驳门匾，上面的国安二十一局几个字样依然苍劲有力，龙飞凤舞，从字体来看，题字者非那位老者莫属。要知道，那位老者题字，至多提个什么国安部，交通部，警察厅之类，这种单独给某一个大部门下面的小局子来题字的，这可是头一遭，虽一眼就能瞧出是老者题字，奈何没有落款，或许就是这个部门的落魄的原因吧。  
  
「证件，姓名，来访原因。」看门人有气无力的说着，一边嗑瓜子，一边玩手机，头上吹着风扇，脚下晃着摇椅，二三十岁的年级，却摆出了退休老干部的做派，有了访客依然头都不抬，不用看都是个混日子的老油条。  
4 R) ?; h5 H2 S' `5 @  
「请问，这里是国安二十一局吗？」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2 E3 f" t6 X/ i7 Q8 e  J% m+ k0 M  
" j! ~  K- `7 v/ W; Q& M0 ~  
「哎呀，那么大个牌子你瞧不见？有事快说，没事快走。」年轻人越发不耐烦。  
# B; |) X# O- S( o% e$ D6 m  
「同志你好，这是我的证件，来访是为了找人。」访客忍住心中不忿，今日过来本就是公事私办，再怎么不爽也只能忍着。) e- ~6 E# J( L8 V  
& {/ A$ G) f# y+ H& ]& X  
「哦，覃伯伟，怎么还有人用这个姓，官儿倒不小，走走走，这里没你要查的案子。」年轻人颇为不耐，随手就把证件丢还。\* L1 h2 K4 u2 b9 g, q% I  
  
「这个，一来呢，我姓谭，不是覃。」谭伯伟义正严辞：「二来，这个，这个，我和宋文冕乃是连襟，还望兄弟行个方便。」: f: v1 S& Q& ]' d+ B) R  
  
谭伯伟临出发之前，远在金陵的宋文冕特意嘱托：「这国安二十一局都是些散漫之人，你若是吃了闭门羹，不妨提一嘴我和诗祎，该当有效。」本当谭伯伟还嗤之以鼻，只当自己好歹也算个小小的干部，都是体制大锅吃饭的，怎么会沦落到要靠他个闲散群众的面子，岂不料，在进门这一关，连襟的面子就的用上了。  
  
「恩。嗯？」年轻人狐疑的瞧着谭伯伟，眼睛瞪的铜铃大小：「你是宋师叔的连襟？」- J. ?1 J# }8 ~' B0 o5 I% [- |0 m  
' k5 X" t2 {9 l+ Y  
「如假包换，莫不然我现在给他回个电话？又或联系一下程诗祎？」谭伯伟再次加码。  
  
「不不不，谭叔你看这何必呢，小弟是个晚辈，叫您一声叔，您没意见吧？谭叔，您请进请进。」年轻人听闻了这两个名字，态度历时来了一个大转弯，左一句谭叔右一句谭叔的，前倨而后恭，直让谭伯伟怀疑这人是不是装的。  
" O7 G# @" E" |, ]  
认了亲戚之后，年轻人直接变成了一个话痨，一边把谭伯伟往局里引，一边滔滔不绝的介绍着自己，若不是谭伯伟拦着，只怕后面要说到他姑姑家隔壁叔叔的侄女家大黄狗和某只野猫的奸情了。; T5 V% [\* n5 ~- I5 |' q  
$ G4 d) v) w) b, R, s% P; P" x7 c$ P  
好容易挨过了年轻人的苍蝇轰炸，两人来到一个俭朴的房间门前，年轻人一反常态，郑重说道：「谭叔，这里就是陈局的办公室了，您请进，对了，您回金陵之后，请帮我给宋程两位师叔问好。我姓朱，号栖梧。千万千万。」（这个名字起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